



卯酉叢書
十六上

イ 4
458
16 上



458
卷 10



讀書小記

余誠格題



南陵徐乃昌據焦虎
玉先生原稿校刊

徐乃昌

讀書小記卷止

讀于玉言之內小曰掌王之制江都焦廷琥撰王祖
后寢亦曰路寢天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
寢疏云正內路寢者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內
正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
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
則路寢六宮而臥之亦五宮一燕寢正寢者不稱內

王有六寢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
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遑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造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
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

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后六寢曰六宮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
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
一人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
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
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此先鄭以六宮自
后以下至女御為六後鄭以六宮專指后也
后宮亦曰北宮內宰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
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
繫于王言之內小臣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令王所求
為于北宮疏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

云北宮也
后不專居一宮鄭氏內宰注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
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
從后惟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
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惟其所燕息即
不專居一宮也
六宮為後五前一先後鄭皆同賈氏內宰疏云其次又
上十五日而徧云者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
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
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
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

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
又至十五日則三番總徧故云十五日而徧夫日左邊
三宮右邊三宮則六宮並列無前後之分矣非注義
后六宮又曰內宮女史逆內宮注鈞考六宮之計疏云
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為內言同賈氏內宰疏云其六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
裘服以祀天示質按此祀天專指冬至祀園丘而言也
賈疏謂四時所有祀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
直言祀天又引孝經緯謂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
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岷嶓神州亦用大裘按先王
制禮必因乎時四時雖有祀天之事然夏秋迎氣非服

裘之時祀地之禮不同祀天牲玉且然何況衣服方澤
之祀時為夏至在周為七月在夏為五月是時也衣單
裕可也斷無服大裘之理經言祀天非謂四時皆服大
裘也鄭雖有六天之說亦必不謂夏至服裘也夏衣葛
冬衣裘夏可衣裘將冬可衣葛乎衣葛而祀于園丘必
不能也則衣裘而祀于方澤亦必不能會謂先王制禮
強以必不能之事乎賈疏既非經旨亦失鄭義後世拘
於此遂因有夏不可服裘而天地合祭者豈先王之制
哉唯冬至嚴寒之時祀天于壇故特共此服外此正月
祈穀亦用之故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曰昊天上帝明為園丘之祀五帝則為祈

穀之祭非四時迎氣之祭也

說文祊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祊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辰聲春秋傳云石尙來歸祊說文無祊字是字當作祊作祊者俗字也鄭氏注地官掌蜃引作天王使石尙來歸蜃云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與許氏同而字則作蜃乃大宗伯注又引作石尙來歸祊蜃祊兩引不同蓋以器言之則曰蜃以祭肉言之則曰祊亦猶裸爲灌祭之名裸將于京則字作裸既灌而往則字作灌也說者謂鄭意作蜃不同俗字作祊亦不同說文作祊不知大宗伯注正引作祊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鄭注詩禮皆本之

詩乃立家土箋引春秋傳云蜃宜社之內

許氏五經異義云左氏說

祊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內名曰膳與鄭氏大宗伯注同是許鄭無二義也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按說文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柴是燔柴之柴當作崇柴乃木寨之名見木部而司農云實牛柴上則柴卽木柴之柴因燔柴而祭名曰崇崇之言柴也亦猶禋之取義於煙鄭注禋祀云禋之言煙也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經於禋祀作禋知其取義於煙於實柴作柴所以祭名曰崇文之互見者非柴爲崇之譌也又案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裸之言灌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从示降神取澆灌之義故

讀書記卷上
四
從水其實禱之名卽因灌而名之禮記既灌而後迎牲
論語既灌而往字卽作灌禱之言灌言猶柴之言柴也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之鯪
魚青州之鱒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疏於鱒胥鯪魚未
釋按說文肉部胥鱒醢也以鱒爲醢謂之鱒胥也說文
無鯪字惟云煮藏魚也南方謂之鮓北方謂之煮从魚
差省聲鮓鮓也一日大魚爲鮓小魚爲鮓是鯪魚之鯪
當作煮爲藏魚之名如今鮓魚之類也
腥有三義一爲生肉之未熟者聘禮腥二牢禮記大饗
腥是也一爲味之腥者周禮庖人秋行犢麋膳膏腥與
膏香膏臊膏羶並言是也一爲肉有如米者之稱庖人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
似星按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小息
肉卽如米之謂許氏之義肉中如米卽爲腥之本訓與
鄭氏破腥爲星異說文又云胜犬膏臭也是腥臊之腥
當作胜

胥師飾行儂慝者鄭司農云儂賣也疏云鄭云儂賣也
者此經云飾行儂慝明儂爲賣不得爲買上文每云賣
儂儂不得爲賣故爲買是鄭望文爲義故不定也按說
文儂賣也从人賣聲賣衍也从貝賣聲賣出物貨也从
出从買賣莫避切賣余六切賣賣自是二字儂之聲爲
賣則其義當爲衍說文衍爲衍之重文行且賣也質人

凡賣債者賣爲出物貨之名債爲行且賣之名陳於肆
曰賣持而行于市以求售者則曰債兩字自不重叠胥
師飾行債慝謂飾物之惡者而賣也先鄭云債賣也與
說文同今本作債賣也傳寫之誤耳先鄭又云謂行且
賣爲惡物者後鄭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此後
鄭申前鄭之義非易前鄭合說文證之兩鄭訓債爲賣
皆當作賣賈氏所見之本於鄭注賣字皆傳寫作賣遂
謂飾行債慝明債爲賣不得爲買上文每云賣債債不
得爲賣故爲買以鄭氏爲望文生義又以先鄭與後鄭
不同不知先鄭曰行且賣後鄭曰行賣與說文賣街也
街行且賣也正是一義賈疏不能分別故鄭義不明也

又賈師凡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後鄭注債
買也又云故書賣爲買買亦賣之譌耳鄭司農云謂官
有所斥賣亦非訓債爲買也鄭大夫十而延事不
媒氏男女無夫家謂男年三十未有室女年二十未嫁
者媒氏察之非謂男女之鰥寡者也鄭注云無夫家謂
男女之鰥寡者疏申之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
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
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然經文明言無夫家不
言鰥寡以無夫家爲鰥寡鄭氏之謬也奪柏舟之志壞
節義之風會謂先王之禮而忍出此乎萬充宗辨之而
遂以周官爲非不知此鄭注也非周禮也闢鄭賈之說

可矣乃以之誣經文何哉
前廟後寢二祧則無寢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
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
寢廟釋釋相連貌也疏云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
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引詩云寢廟釋釋者欲見
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
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
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
男子立乘惟安車則坐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
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是也婦人坐乘曲禮云婦
人不立乘周禮巾車王后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

車鄭注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是婦人不獨安
車坐乘也

鄭氏戎右注云右者參乘疏云若在軍爲元帥則將居
鼓下將在中御者在左若凡乎兵車則射者左御者居
中若在國則尊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是勇力之士
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右者參乘也

膳夫王齋日三舉鄭司農云齋必變食疏云齋謂散齋
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玉藻云朔食加
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太牢不言之者文不具蓋
一日一太牢王之常食也齋則三太牢故曰變食司農
引論語以證之則論語所謂變食者亦於常食有加也

豈不飲酒不如董之爲變食乎

大司徒以土會之濃辨五地之物生三日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注專園也按專卽團說文團園也从口專聲是專有園義竹器園則曰簞蒲叢園則曰蓐形之方必分四面形之圓者則聚於一故專之義亦爲專一也

裸禮有二一爲宗廟一爲賓客小宰裸將之事注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肆師及果築鬻皆掌裸事者也宗廟裸而天地不裸者鄭氏以爲莫稱賈疏云覆載之德其功大盛欲

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裸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則宗廟之裸王自裸也裸賓客則大宗伯攝其禮王不自裸也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之注云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疏以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爲君不酌臣之證是也陳氏禮書謂大宗伯攝裸爲攝后非是后之裸禮亦有二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蓋王旣裸而出迎牲后以璋瓚酌鬱鬯亞裸此后之亞裸宗廟也內宰又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此后之亞裸賓客也

后亞裸賓客謂上公也侯伯以下則否大行人上公之禮再裸而酢諸侯伯之禮壹裸而酢子男之禮壹裸不酢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此上公之禮也禮侯伯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是為壹裸而酢禮子男一裸不酢詳見鄭氏大行人注

陳氏祥道以大宗伯攝裸為攝后非攝王王裸賓客自裸也鄭氏錡謂小宰贊裸為贊王內宰贊裸為贊后若宗伯攝裸何用贊乎亦以裸賓客為自裸攝裸為攝后劉氏執中亦同此說

繇字有四音一讀由漢書貢禹傳未必不繇此也注繇

與由同兩龔傳云繇是逆上指又云咎皆繇嘉一讀係貢禹傳云以寬繇役鮑宣傳云苛吏繇役注繇讀曰係一讀悠韋賢諫詩云犬馬繇繇師古曰繇與悠同一讀陶漢書引臯陶皆作咎繇

伯益亦稱化益漢書律厯志云化益為天子代禹

菽與叔通漢書昭帝紀云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賤者之稱曰白衣漢書兩龔傳云聞之白衣注云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直與但通漢書何並傳直容小棺師古曰直讀曰但泄古列字鮑宣傳云男女遮泄

攘古讓字漢書蕭望之傳云自脩倨慢不遜攘

莫與幕通漢書匡衡傳云以將軍之莫府

婁與屢通漢書何武傳云婁蒙瑞應

楚人謂虎曰於菟漢書班固自敘作於樺

今人於文中每用今茲來茲字樣按呂氏春秋云今茲

美禾來茲美麥注茲年也

舊唐書蕭嵩傳云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

拜席元宗呼爲親家母

今之候選於京者窘乏則必借貸期以得官乃還謂之

京債考諸唐時已有此積習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赴

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三年

三銓於前件州府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

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
稍足可備清廉

多似舅此語宋時已有之然何無忌酷似其舅則又不始於宋矣

今餽遺曰送禮後漢書周燮傳云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賓客往來投刺每於東面書一正字相承已久莫能考其由來王鳳洲觚不觚錄云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初以爲雅旣而問之知其避江陵諱也觚不觚錄又云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潤紅帑帖其上間書啟字今手本上有指潤紅帑書一稟字殆亦啟字之遺風耳

今人呼箸爲快兒明時已有此語明陸容菽園雜記云

民間俗諺吳中爲甚如舟行諱翻譯佳以佳爲快兒又云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說文遶行難也引易曰以往遶吝恨惜也亦引易曰以往吝吝遶二字通漢書景十三王傳日晚節遶師古曰遶與忒同

俗語於病之難治者而強治之多曰死馬作活馬醫宋何遠春渚紀聞云有名士臥病旣久其子不慧請於醫曰大人病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此語起於宋當時以爲笑近則羣習之不覺矣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有以六經言之者景十三王傳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

宋無名氏釋常談於傭書二字引吳志闕澤為人傭書以證之不知班超傭書已見於後漢書何未之及也

霍去病傳令短兵塵臯蘭下晉灼注云世俗謂盡死殺人為塵糟今世俗以塵糟為齷齪瑣屑之稱

蠱與台通張衡思元賦咸姣麗以蠱媚兮注蠱音舒

說文騰神蛇也蟻蟲食苗葉者引詩曰去其螟螣則騰為神蛇之稱詩之螟螣字當作蟻矣張衡思元賦云騰蛇蜿而自糾

漢明帝於職官被譴者加以捶撲雖九卿不免前明廷杖之刑殆昉於此乎

論語足恭足讀去聲後漢書馮魴傳于是特詔以他縣

租足石令如舊限注足音卽論反

臧字說文所無後漢書鍾離意傳云交趾太守張恢坐

臧千金又云此臧穢之質誠不敢拜袁安傳云未嘗以

臧罪鞠人張酺傳云受臧猶不至死又云酺願自引臧

罪兩漢書中凡受臧臧字皆作臧惟蓋勳傳按得其臧

千餘萬其字作臧則後人傳寫妄加之耳

臧又與藏通同荀子解蔽篇心未嘗不臧也注臧讀為

藏古字通又後漢書楊秉傳帑藏空虛則亦可讀去聲

矣

說文亦無俸字按廣雅釋詁奉祿也周禮太宰祿以馭富注祿若今月奉也漢書呂后紀餐錢奉邑注引韋昭

云粟米曰奉後漢書楊秉傳云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則兩漢以來奉祿之奉無作俸者顧野王玉篇亦無俸字至陸德明經典釋文乃曰奉本或作俸是俸字作於魏晉之後矣張有復古編云奉別作捧俸並非說文然燒也或从艸難徐鍇以艸部有難注云草也此重出琥按後漢書侯瑾傳云難柴以讀書注難古然字說文火部難字卽難之譌勞賞之勞讀去聲與牢通後漢書應邵傳云簡其精勇多其牢費注牢稟食也或作勞功也賻毳之毳或作稅史記朱建傳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注引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作毳

太史公季布贊云身屢典軍臣瓚曰屢數也則屢爲屢之譌孟康云屢履蹈之也于文爲不辭開後人望文生義之端矣

旗幟或作旗志史記叔孫通傳云設兵張旗志

今俗以紙寓錢用諸祠祭創於唐見唐書王璵傳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曾氏之說不知何本

蘆浦筆記十卷宋劉昌詩撰謂孟子馮婦章當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眾逐虎爲一句周密矣

辛雜志亦同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譌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張世南遊宦紀聞云韻略無打字引黃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按穀梁宣十八年稅殺也注稅謂捶打則晉人已有此語錢辛楣宮詹謂打字爲朽字之譌其說載於潛研堂文集

宋王觀國學林十卷以辨別字體字音字義爲主自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注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異同考求得失其字母之說甚益後學如酒甌之甌漢書食貨志及司馬相如傳皆作盧日臚之臚漢書揚雄傳作盧驢矢之驢或亦省作盧觀國曰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爲

鑪加瓦則爲顛加目則爲矚加黑則爲驢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取義該矣近時嘉定錢漑亭教授塘欲離析說文繫之以聲學者奉以爲準而觀國字母之說實開其先

說文於沛字云水出王屋山于濟字云水出常山房子贊皇東入泚則濟爲石濟之濟與四瀆之沛自異禹貢無石濟之濟而字皆作濟

劉敬言匈奴不可擊高祖械繫之及白登圍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以圍平城此與袁紹殺田豐正相反可以知成敗之故矣

一坐所尊則先祭酒稱人祭酒尊敬之詞不獨官名也

後漢書班超傳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

直單間有可通者漢書呂后紀嬪天下注引晉灼曰嬪古禪字後漢書楊震傳銜三鱸魚續漢書及謝承書鱸皆作鱠

蘇東坡得聖散子方自言得之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悉以此投之無不愈今載蘇沈良方中葉夢得避暑錄話有論聖散子一則其略云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世間醫書自言得之異人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天下信以爲然疾之豪釐不可差無甚于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

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其論甚正錄之于此
避暑錄話又云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卽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琥謂非也卽以作文言之絕無心得徒以五經三禮三傳臚列滿紙未有不笑之者也又或曰某處本之昌黎某處本之柳州其文必不佳何也未嘗身入其中也醫者造微之學其法至變徒以熟記素問本草爲神未必然也

俗語謂拜爲下禮宋百歲翁楓窗小牘云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彊團練

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故改作引今之書序爲敘者多矣其亦知所本乎

老學菴筆記又云今人書某爲△皆以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鄧△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地本又作某按今汲古閣穀梁傳注疏本作某地引釋文無本又作某四字又按說文△姦衰也息夷切則△爲公△之△禮記使者自稱曰某書惟爾元孫某公羊宣六年傳勇士某者儀禮造其皇祖某子皆無有作△者某之爲△僅見於范甯之注漢以前無此也陸務觀以爲古字未必然

也

說文蓄不耕田也从艸畱徐鍇曰當言从艸从田从畱則下有畱缶字相類按徐氏以畱爲由不識字甚矣說文由東楚名缶曰由篆文作由與畱聲相同而形自別也張有復古編於形聲相類中列畱畱二字並側詞切然由象缶形畱或作畱同則二字顯然各別何至相類

今入閣稱大拜宋僧惠洪冷齋夜話云荆公方大拜賀客盈門

今以左手舉箸者眾必笑之冷齋夜話云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畱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

著
布衣相稱多曰閣下名號之混宋時已然宋彭乘墨客
揮犀云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閣所以
世之書題有閣下之稱今則一例閣下可謂上下無別
矣

古未有押字唐人謂之花書卽草書其名也今謂之花
押宋時多有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荆公押石字初
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
馮道之前已有刻本書籍葉夢得云柳玘訓序言其在
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
矣

司馬相如上林賦扈從橫行晉灼以跋扈解扈從師古
從之宋葉夢得以侍天子不當言跋扈按葉之辨是也
廣雅釋詁扈使也使與臣同義封氏聞見記云扈從臣
下侍從至尊扈豈跋扈之謂哉

枚乘七發所言廣陵曲江卽今揚州吾郡江辰六闕以
廣陵濤榜其齋閣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
言在錢塘不在今之揚州江都汪明經作廣陵曲江證
以關朱氏之謬按費錫璜有廣陵濤辨引證精確在汪
明經之先今載貫道堂集中其略云潮在廣陵不獨枚
叔稱之南齊書曰永初三年檀道濟始爲南兗州廣陵
因此爲州鎮土甚平曠刺史以八月多出海陵觀濤與

京口對岸江之壯濶處也樂府長干曲古詞云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遙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亦若今錢塘之弄潮也南兗州記云瓜步五里有瓜步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擊六百里至此岸側其勢稍衰南徐州記云京州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觀此則漢及六朝潮盛于廣陵可知錫璜字滋衡密之子也本成都人入江都籍卒於康熙間

公羊隱五年傳百金之魚何休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按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一金為萬錢則百金為百萬錢矣何休與史記注合高誘

注戰國策黃金萬溢云二十兩為一溢注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云二十兩為一金則一金卽一溢今人謂銀百兩為百金一兩為一金不大相遠乎

漢黃金一斤直萬錢萬錢當錢二十千宋王楙野客叢書稱其時金價倍蓰于漢是金價之貴自宋已然

俞成螢雪叢說謂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者飛蛾也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為霞蛾此說穿鑿又謂霞不能飛其說更迂

羅大經鶴林玉露稱陸象山少時買棋局一副仰而視之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三局余謂象山之棋本精耳若謂悟河圖而棋遂高吾不

信也

晉書鄧嶽傳云鄧嶽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按堯
典四岳禹貢岳陽太岳史記皆作嶽詩及河喬嶽淮南
子作嶠岳陸德明釋文云岳本亦作嶽說文岳爲嶽之
古文象高形嶽岳實一字也諱岳而名嶽晉人之疎於
訓故一至于此

說文車發百兩爲一輩又詩采薇箋云今薇生矣先輩
可以行也先輩二字始此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毛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
之園土以爲臣僕鄭箋云言王旣刑殺無辜並及其家
之臣僕按箋義較勝如毛傳則并其二字不順

番維司徒家伯維宰傳箋皆未釋維字則不以維爲名
矣正義云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以
維爲名非毛鄭之義且家伯維宰之維訓作家伯之名
殊覺不詞正義之添設也或正義本無二爲字乃傳寫
之譌耶

以銀易錢互爲貴賤嘉慶三四年以前銀一兩易錢一
千三百文今則止易八百餘文考宋史嘉定元年王栴
使金加犒車錢三百萬貫金主璟命改犒軍錢爲銀三
百萬兩則其時銀一兩貴於錢一貫矣

姊夫姑夫亦稱姊壻姑壻北齊書神武養於同產姊壻
鎮獄隊尉景家神武紀上高隆之父幹爲姑壻高氏所養因

讀書記卷一
從其姓高隆之傳

今童子學書謂之倣必末書學生某習元史夔夔傳云
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
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

唐諱虎字而杜牧之詩云門外韓擒虎

今人謂私有蓄聚曰私房魏書崔巖傳一錢尺帛不入
私房

讀書小記卷下終

漢汲黯
上虞羅振玉

上虞羅振玉

南陵徐氏刻本
 卷之五
 漢汜勝之遺書
 區田法

漢汜勝之遺書

安邑宋葆淳

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一本有負水區田
 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
 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
 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
 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
 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直
 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
 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上
 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

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

種麻子二月下旬傍雨種之麻生布葉鋤之以蠶矢糞之天旱以流水澆之無流水曝井水殺其寒氣以澆之如此美田則畝五十石及百石雖薄田畝尙三十石

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

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膏地強可以種禾

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三十日此時有雨疆土可種黍一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黍心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概去其露日出乃止凡種黍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疏於禾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

漢書卷之遺書
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
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
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
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
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
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
二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禾一斗有
餘粒黍亦少此少許大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
豆一斗一萬五千餘粒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
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
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

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
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
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
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
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
諺曰頭不比畝善謂
多惡不如少善也區中草生芟之區間草以剗剗之
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劓鎌比地刈其草薺

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之地

域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

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也

齊民
要術

徐光啟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卽區田一畝可食

漢江賦之遺書
三十
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
豆酒中人之食也孔明每食不過數升而仲達以爲
食少事煩若如今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已
自不少而廉頗五斗得毋太多計如今之畝若斗則
每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宏言有
糞壅法卽今常種稻田亦可得穀畝二十許斛也近
年中州撫院督民鑿井灌田竊意遠水之地自應種
旱穀若鑿井以爲水田此令民終歲搢搢也若云救
旱穀則炎天燥土一井所灌其潤幾何必須教民爲
區田家各二三畝以上一家糞肥多在其中遇旱則
汲井澆之此外田畝聽人自種旱穀則豐年可以兩

全卽遇大旱而區田所得亦足免於饑窘比於廣種
無收效相遠矣農政全書

按舊說區田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
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
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四行長濶相
乘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種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
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
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
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
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
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

其區當於閒時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
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
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夫儉豐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
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向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
此法種之皆免饑殍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
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
種栽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但
鍤鑊墾斷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
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
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

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
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
荒之要務也同上

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糞澤早鋤穫春凍解地氣始
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
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
膏澤皆得時功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
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
路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
五畝卽止臣以爲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也

金史食

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仍以區

田之法散諸農民元史食貨志

黍者暑也待暑而生暑後乃成也詩云誕降嘉種維秬

維秠維糜維芑糜卽豐音轉也郭璞以藁芑爲梁粟以秠卽黑黍之二米者羅願以秠爲來牟

皆非也齊民要術云

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田畝得二

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

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

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

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椽椽木長尺二寸埋

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椽陳根可拔此時二

十日以後和氣去卽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

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

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

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厯

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解慎無旱耕須草生至

可種時有雨卽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

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可

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塔名曰腊田

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腊田皆傷

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六月

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時五月耕一當三六月
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
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
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
種稻春凍解耕反其土

種傷濕鬱熱則生蟲也取麥種候熟可穫擇穗大强者
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
治之取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順
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擇高大者斬一節下把懸高
燥處則苗不敗
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

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
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
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早
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易乾明日復溲天陰雨則
勿溲六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
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
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於地
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
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一百一十日
可種稻地美用種畝四升
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

小而少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漿
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
耐旱蠶矢令麥忍寒
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
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
種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種大豆夏至後二
十日尙可種戴甲而生不用深耕大豆須勻而稀豆花
憎見日見日則黃爛而根焦也小豆不保歲難得樞黑
時注雨種畝一升
剉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水三斗煮之三沸取
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搗

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溫又溲曝如法
汁乾乃止若無骨煮線蛹汁和溲以區種之大旱澆之
其收至畝百石以上
蕎麥立秋前後漫撒種即以灰糞蓋之
麥生黃色傷於大稠稠者鋤而稀之秋鋤以棘柴糞之
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黃金覆謂秋鋤麥曳柴壅麥
根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突絕其乾黃須麥生復鋤之
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
大豆生五六葉鋤之小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
之大豆小豆不可盡治也古所不盡治者豆生布葉豆
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不成而民盡治故其收耗折

也

胡麻生布葉鋤之

稻欲濕濕者缺其膝令水道相直夏至後大熱令水道

錯

穫豆之法莢黑而莖蒼輒收無疑其實將落反失之故

曰豆熟於場於場穫豆則青莢在上黑莢在下

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好蚘等蟲也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

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

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常守而不

變者也

嵇康養生論

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米者不能守也

文選注

汜勝之遺書見于漢藝文志而今無傳矣其說散

見于齊民要術中葆因採錄其文及後人之所論

說以存古人之舊且并欲天下後世之人皆遵守

區田種治之術此葆區區利濟之私心也嘉慶二

十四年八月安邑宋葆涪識

上農夫每道兩行每行七區區方六寸隔九寸道十四區町一百九十六區畝二千九百四十區中旁地各空七寸

中農夫每道一行六區區方九寸隔九寸町八十四區畝一千二百六十區兩旁地各一尺二寸

下農夫每道一行五區方六寸隔一尺五寸町七十區畝一千五十區兩旁地各一尺四寸

芝山先生採汜勝之遺書及各家論說為書教民耕種以古人文義非山邨農圃所盡解屬香作圖說略取遺書大意以表明之不必盡合也江東凌霄芝泉識

羅振玉篆
里
生
軌
父

南陵徐乃昌校錄本

焦里堂先生軼文

三聞 並序

南陵徐乃昌校錄

庚戌冬焦子病血就醫於城寓佛舍畏風不敢出戶友人恤余寂日至而述所聞于是神仙妖鬼之態孝友廉節之事拳勇劍稍之習伎伶諧謔之巧奢麗悛儉之異文章詞賦之奇褒貶是非之僻往來於耳病爲之忘旣愈不復記惟記其三錄而著之

禁異服

蜀國之君禁異服者令曰異服者誅問其臣曰有諸對曰有之周制也錄其故制以進明年春蒐於郊東觀於

岷山之陰岷山之農臺笠耕於野蜀君大恚曰此眾叛
吾令吾禁異服何爲不弁冕而臺笠也臣諫之益恚曰
鄉問爾爾以故制進矣卒殺其農人於是蜀國之人皆
弁冕如君制君大悅

履迹

醇之公子以資爲博士其人曰博士必讀書博士求諸
市得詩傳箋早夕誦之至生民履武之解喜曰富貴可
履迹得也乃率婦禱於郭外叢榛之間有迹焉縮三寸
廣一寸許喜曰詩不我欺矣扶其婦履之歸而有娠明
年舉一子喜曰此履迹所生者長必貴也長甚不慧不
能辨菽麥好牧豬奴戲鄉里共誘之嚴責不變博士以

恨卒子益放蕩以餓附於賊瘐死獄中

醫斷舌者

京師有醫者不知何許人標其技曰專療斷舌非斷舌
不醫也世固無斷舌者或勸易其業曰各自信不可以
不知者給世也三十年無一人至寒餓於室不能出親
戚鄰里共笑之戒子弟勿效其醫斷舌也某顯者戲婦
人婦人嚙其舌斷醫者莫知所以治法婦人之夫持舌
且訟之左右舉醫斷舌者視之曰非吾誰能治者拂以
藥舌長如昔以萬金歸於是親戚鄰里共駭之責子弟
效其醫斷舌也

上英尙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循自丁卯秋奉書問安倏越八九載久疏起居實不敢以無聊套語冒瀆尊嚴循湖居每見城中人必問夫子近來事業始聞兩世兄蜚聲騰達私爲欣慶又聞吾師勤勞王事不愧古大臣之風循用是自喜以父島之材獲列昌黎門下每以此誇耀於人惟是堯舜在上遠邁漢唐敬願吾師愈加警惕愈加勤勞愈加損抑務令勳業規模上與皐夔比烈魏丙姚宋不足多也循自一病之後迭遇水溢幸得友朋幫助不致飢寒惟兩足不時掣痛日不離藥偶觸風冷則舉發不能起立當此太平有道之時志屢以州縣官自奮而苦爲疾累然雄心所措恆思爲國除慝先是嘉

慶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有縣中舊役聶兆何者在湖中東岳廟聚集男婦講經身被道袍而氈笠朝鞞高座於岳神之前里人不平同里甲郭標往擒之眾乃駭散縛得數人並經卷解送於縣縣之胥隸以爲多事將縱之去時阮大中丞丁憂在家循急趨往告阮公以爲不可輕縱卽作札與郡守伊公秉綬伊素賢因此急提至府是時聶猶氈笠道袍也伊公枷示其後岳廟一帶無敢有講經傳法者而循坐是深遭怨恨連蹇萬端跼伏數年不入城市論者以爲性情簡傲循亦無以自白向在京師數承師誨殷殷不啻家人父子旣感深已且懷至誼時欲以數年情事一吐於夫子之前適門人吳承

有皇堂先生傳文 三
寵報指知縣來京赴選謹具稟令其代爲叩頭請安其人從循學文鄉試未售循見其年富力強可以爲國
家効力勸其出而仕或有以盡循之志也循家居以來
專心學易巖有所述擬爲通釋圖略章句三書約四十
卷因草稿未定未遽呈鑒俟寫一清本恭請教正先此
稟知不勝悚惕依戀之至

寄王伯申書

丙寅郡城晤後循以病居湖者十年故未通一束奉候
經義述聞又增若干條否循十年來專學於易視向日
錄呈請教者已改易七八次蓋於全易有不通處卽舍
去從頭看起乃悟得其比例全似九數竊謂伏羲以六

十四卦教人有畫無辭其畫之奇一偶一亦如祿筮之
有正負當時通神明之德累萬物之情皆以爻之所之
示人至文王時所之不明故文王繫辭卽指其所之孔
子則贊翼之亦卽明其所之大旨在教人改過卽以寡
天下之過明人倫定民志全在所之之得失以爲吉凶
惟以辭指其所之故辭之所繫第如祿法之用甲乙丙
丁四聲之取天子聖哲用以爲標令人緣是以推卦畫
之變動義悉存乎辭之外而不在辭密雲不雨先甲後
甲先庚後庚用拯馬壯以及頻復頻巽敦艮敦臨冥豫
冥升之類一言一字屈曲相導所指甚明有用轉注以
貫之者如溼卽下定卽甯字卽飾敕卽勞亦卽輪鴻卽

代昏亦卽代顯卽揚亦卽庚是也有用假借以貫之者
如髮卽拔鶴卽雀楊卽揚約卽酌亦卽酌握卽渥肺卽
積袂卽夫獮卽賁亦卽奔賁又卽焚祗卽抵亦卽震震
亦卽振屯卽純又卽醫鼈卽敝亦卽罷是也各隨其文
假借成章而陰以行其比例卽指其所之因悟得其例
有三曰旁通如蒙之與萃屯之於鼎是也惟旁通乃有
孚惟有孚乃合一陰一陽伏羲定人道制嫁娶使夫婦
有別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全在此曰相錯如乾坤錯
爲泰否坎離錯爲既濟未濟是也天下事物以相錯而
治錯而得乎道惟在旁通旁通情也在舜爲善與人同
在孔子爲忠恕一貫在大學爲絜矩後人自視爲君子

不能旁通情故與人相錯遂互相傾軋不能孚於小人
亦不利君子貞而易道戾矣曰時行卽變通以趨時元
亨利貞全視乎此如乾二之坤五爲大中坤初之乾四
應之爲下應坤三之乾上應之爲上應上下一齊俱應
則成兩旣濟終止則亂矣下應成家人屯則家人必變
通於解屯必變通於鼎上應成革蹇蹇必變通於睽革
必變通於蒙若革四之蹇初屯三之家人上則非時行
其道窮故屯君子幾不如舍謂舍家人而通鼎也家人
反身謂反而孚於解也蹇不利東北蹇下艮爲東北不
可使初往革四故往蹇而宜待也革改命卽改而通蒙
也惟屯通鼎故屯見也鼎象也而見乃謂之象一句全

指屯鼎旁通屯通鼎爲象革通蒙亦爲象革通蒙蒙二之五成觀爲夬二之剝五之比例孔子贊剝之觀象也於屯通鼎指之爲象於剝成觀又指之爲象於是四象之義可明太極者大中也兩儀者上下應也四象者家人通解屯通鼎革通蒙蹇通睽也其象四而卦則有八故四象生八卦也易者變通之謂因變通而有大中上下應有四象故曰易有大極易有四象大中元也上下應亨也變通不窮利也終則有始利而貞也聖人教人存有餘而不可終盡故如是乃宜如是乃不窮儀卽宜也象卽似也似者繼續也繼善而續終則長久不已矣此當位之變通也若不當位則先不大中而乾四之坤

初成小畜復乾上之坤三成謙夬是爲失道失道則凶然小惡猶可改也是宜辨之於早令小畜通豫復通姤夬通剝謙通履一經改悔則不遠復而其旋元吉此不當位之變通也未變通則厲旣變通則无咎而无咎存乎悔不能卽悔因而復變窮而後通則如復又成明夷夬又成需而後需乃旁通晉明夷乃旁通臨爲吝雖吝亦歸於无咎聖人教人改過如此皆於爻所之示之蓋當位則虞其盈盈不可久不當位則憂其消消亦不可久故盈宜變通消亦宜變通所謂時行也其教人之義文王周公已施諸政治孔子已質言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傳之七十子此易辭全在明伏羲設卦觀象指其所

之故不言義理但用字句之同以爲鄉導令學者按之而知三百八十四爻之行動如讀句股割圓之書按其甲乙丙丁等字於其同者卽知線之所移亦如曲之字譜按工切四合卽知聲之高下義理自具畫之所之之中指明其所之則義理自見文王述伏羲孔子贊文王如此志在使伏羲當日通德類情之故從卦爻中顯出宜按辭以知卦泥辭以求義理非也惟其顯然者易見而用轉注用同聲之字假借者非明六書訓詁鮮克信之循近年得力於廣雅疏證用以解易乃得渙然冰釋因歎聲音訓故之妙用以通他經固爲切要而用以解易尤爲必不可離蓋易之辭文王周公孔子大半用此

以自爲比例舍此則不知所謂尤亟亟也或謂易經可以空言了之真不知而妄作耳兩年來以宮保阮公幾次催令成書已於去年草成章句十二卷通釋二十卷圖略八卷共爲雕菰樓易學四十卷屢欲寄呈論正以卷帙多苦於抄寫先撮大略奉聞容更將全稿呈誨臂痛腕掣兼以呵凍草草書不成字祇候台祺

十二月初一日

代阮撫軍撰毛西河全集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數百卷後之儒者每薄之薄之者以檢討好罵人且以所引證索諸原書多不合謂其杜撰以欺世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益之治水也先以烈山澤倉公之

治疾也輒以火齊葺藹諸下法仲春之月生機萌芽雷
霆震之而穉者出句者達蓋晦塞之後運會初昌非有
以鼓動之未足決其滯也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尙其
弊庸陋譎僂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 國朝經學盛
興檢討首出於東林葢山講學標榜之餘以經學自任
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廢疾頓起當是時充宗名於浙東
拙明名於浙西甯人百詩名於江淮之間檢討以博辨
之材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
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
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不可漢孟喜改師法梁邱賀
疏通證明以辨其僞乃虞仲翔五世傳孟氏易至今賴

之唐孔穎達稱二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
其所同然毛詩正義終藉之爲嚆矢不能舍何也以其
謬於已者小而有功於人者大也檢討推易始末發明
荀虞干侯之易在元和惠氏易學之先於詩駁申培之
僞於春秋指胡氏之偏於禮明再嫁句讀之誤斥繼嗣
爭訟之非類皆有益聖經裨於風俗 本朝開四庫
館凡檢討所著述均分隸各門固未嘗屏其書而廢之
也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屬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
格於庸近者十之八九適諸生陸某以西河全集請序
於余因發其端於卷首俾浙之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
益神智而開蒙塞人蓄一編以教子弟比之王氏論衡

當不僅為譚助也至於引證中間有譌誤則或撰自客中或錄諸口說趙邠卿複壁著書儒者所諒又何間焉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歲乙卯循游沛南寓學使阮伯元宮詹署中自春徂夏時放舟至水木明瑟軒與武虛谷億桂未谷馥段赤亭

松苓

諸君嘯詠湖山考訂典籍語間向宮詹詢辛亥壬

子間

詔修太學石經事宮詹出所校儀禮十七篇

示循且語循曰唐石經傳註溷淆又譌東壁為東璧錯段修為暇修誠不免劉煦所譏若蔣衡工於書法疏於字體以墉代墉省篋成篋如斯之類舛誤實多自奉

詔後冬寒夏暘退直餘閒臚列諸本反復經義審擇

得平兼又博訪通儒務從人善如得以為昏姻之故為庶子適人者則用戴東原翰林說賓服鄉服卿大夫則用劉端臨教諭說脊脅胙肺則用王伯申明經說喪服傳刊去四十字則用金輔之修撰說又錢辛楣宮詹王懷祖給諫亦曾執手問故校畢勒成四卷付石經館以俟總裁之加勘此其稿也循於儀禮一經學之有年每歎經文之譌莫此為甚雖顧亭林張稷若正之於前金璞園校之於後乃參閱未詳終非善本諦觀宮詹此書博綜約取祛其成見不期駭俗擇善為公學者得此藉以貫通此經為不難矣因寫付梓人以貽同里諸友宮詹又有校正鄭注賈疏冊記考證益精俟更刻以傳焉

請究毀名人墓狀

辛酉科舉人焦循爲毀墳掘墳請勘請究事處士王方魏係明吏部王納諫之孫明給事中王玉溱之子墓在兩膏橋地方與夏長祿祖墳爲鄰循祖母係方魏之女孫今年正月初六日在方魏墳上拜省見塋壙被毀無存墳外左側舊有一塚係王定九之父母棺經發去瘞於右首毀壙之基上不勝駭異卽時詢問看墳上李二李三據稱陰陽生陳九向墳裔王定九說合將墳賣與夏姓掘毀做墳及問陳九則又云房宗山出筆包賣循隨卽於初九日知會地保張勇託其確查報官至今兩月並不舉報夏姓行將塋墳竊以方魏爲北湖高士立

德立言一鄉所式慘值市井之奸不肖之裔橫加毀掘形迹顯然見在同里紳士勒石表墓特此仰叩老父母台下親賞勘視嚴究懲治以安名人身後之墳以正風俗人心之害嘉慶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白香山生日序

昔人治浙有善政以名儒爲名臣莫如白與蘇兩公蘇公以臘月十九日生士大夫每於是日賦詩高會藝林傳爲美談白公自述云大歷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公作錢塘湖石記自題長慶四年杭州刺史寶曆元年撰吳郡詩石詩云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公刺杭三年蓋長慶二年蒞杭也自敘寫真詩

云元和五年予爲左拾遺翰林學士時年三十七自犬
歷六年計之公年三十七當在元和二年以元年召爲
翰林學士遷左拾遺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蓋在明年
五年當爲字之譌耳公居杭時年逾五十矣今浙江撫
軍阮公與白公同日生而先白公十餘年官於杭嘉慶
八年正月二十日值撫軍四十誕日謙遜不受賀其門
生賓友相與語曰撫軍之政如白公生日又與白公同
日烏知非白公後身蓋於是日仿蘇公生日故事爲白
公壽撫軍其無辭焉或曰刺史官職不及撫軍尊恐擬
非其倫或曰白公以刺史入朝爲刑部侍郎上柱國封
晉陽縣男進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爵非不高也或

曰烏以爵爲史稱白公以直道事君完節自高晚益不
衰古人之倫以德不以爵詩云吉甫燕喜旣多受祉又
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仲之爵豈埒於吉甫哉德之脗
也焦子曰善相與爲詩欲述其事徵詩以廣之集成用
以爲後序

書笠澤叢書後

陸天隨所自作甫里先生傳稱其貧而不言利又云有
田奇十萬步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以每畝二百四十
步計之十萬步約田四百畝有餘有田四百畝其不言
利也宜矣

書杜子美詩集後

嘉慶甲子初夏在泰州得此本書中朱筆抹處甚多亦
妄人也昔見有以朱筆抹庾子山之文者至今作惡不
意又見此程易疇先生跋董思翁王氏御書樓卷子云
運之以神故筆近率愈率愈神出之以真故貌似陋愈
陋愈真是論真得書家三昧余謂凡詩文皆然杜詩一
首中往往有一二句似率一卷中往往有數首似陋味
之又味其率處陋處誠不容學夫作一詩必字字滿意
此人力也彼僖父烏足以知之

日對語奇突悲外幸太中又謂豈社飲吉甫黃帝之
冥古人之餘足於不心獨精云吉甫燕喜理之受而
焦里堂先生軼文曰公以直飲事晉宗廟自有典章

